

城事小语

让目光再高远些

○潘玉毅

偶然打开电视,听到这样一句广告词:“高度决定视野,角度改变观念,尺度把握人生。”细细品读之下,觉得此语十分在理。然而转念一想,我忽然发现这句话反过来说其实也一样成立。因为人生行道必有尺度,观念往往可以左右看问题的角度,视野则能决定一个人的高度。且不说人生的尺度、观念与角度,单只高度与视野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便能在日常琐事中找到很多例证。

若干年前,我报名考驾照,其中科目三是路考。因为学车的人很多,每天我们真正能开车上路的机会并不多,训练不足自然难免手脚生疏。加上教练老是板着脸坐在旁边,学员们大多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上车,点火,起步……车子跑起来颤颤巍巍的,而我们的眼睛总不忘打量眼前的方向盘和仪表盘。每当这时,教练就吼道:“眼睛要看前面的路,盯着方向盘干什么,路又不在那里。”顿了顿,又说:“开车的时候,视线放得越远越安全。”

那时候,我还是个新手,听着这话,总觉得教练在故意找茬——不看方向盘怎么知道打了多少方向,不看仪表盘谁知道车子以几码的速度在行驶。但后来开车熟练了,忽然觉得这教练态度是差点,但讲的话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现实中的道路不见得都是笔直的,也不见得都有好的路况,如果我们盯着方向盘和仪表盘看,路上突然跑出来一个人、一辆车就会来不及反应,容易酿成事故,只有提前看清楚路况,才能谋定而后定,真正做到安全驾驶。

开车是这样,做人也是一样。于成长而言,一个人的眼界通常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你能看得多远,这距离便是你所能抵达的极限。但这距离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我们阅历的增长有所改变,这就好像当你站在平地上时,你的眼睛只能望见你眼前的东西,随便落下来一个障碍物就可以轻易挡住你的视线;但当你站在凳子上、桌子上、屋顶上的时候,你的视野不仅变得开阔了许多,也不易被遮挡;当有一天,你站在崇山之巅,你所见,则是另一片天地、另一种境界。

反之,如果我们满足于现阶段的见识,难免会“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就像被困在深山里累世不出的人,常常会错误地以为,这世界只有一个村庄大小,村子里最高的山就是全世界最高的山,村子里最有学问的人就是全世界最有学问的人。但是有一天这个村子里的人若有机会翻过崇山峻岭见识到外面的世界,便会知道山外面其实有更广阔的天地。此时,才会觉得自己先前的观点实在是太过井底之蛙。

细想来,我们真应当心存谦虚,让自己的目光再高远些。如此,人生的路才能行得更远。

生活在别处

最后一级台阶

○桑俊豪

当整个大学校园都被栀子花所浸泡时,被花香熏得微醉的我们,脑中涌现出无限的高中美好回忆。

但近日一则四川达州高考毕业生轻生的新闻,把我们从甜美的记忆中硬是拽了出来。当众人都在为这一位成绩优异,只因感受不到家人温暖而结束自己生命的学生产生惋惜时,我却想起了那一间在我高中高三教学楼最顶楼的小小房间。

那是一间比所有教室位置都要高的小房间,像“高处不胜寒”一般威严地伫立在高三教学楼的最顶端,在到顶层教室后还得再爬四五年级台阶才能到达这个小房间。小房间的门上贴着一张被时间和空气腐蚀过的“小招牌”,仔细看,依稀还能看清上面的字迹——心理咨询室。而这几个模糊的字似乎成了设立这扇门唯一的理由。

那是一间没有人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房间,时不时外面的铁门还会再加深一道防御,这让本来就无人问津的地方变得更加神秘与高冷。

闻着那阵阵花香,丝丝回忆在脑海中泛开来。刚高中中的我,比起初中在老师监视下的学习,多了更多自由分配的时间。不适应新环境的我一次又一次地跌倒了,质疑的声音在我心中从未消停,甚至还越发响亮。

那最后一根稻草则是高一的期末考。身边的朋友、家长、老师,用尽可能温柔的双手为我在伤口上贴上一层又一层的“创可贴”却于事无补,而这时,微弱的光线牵着我到了那扇门前。

在最后一级台阶上,我停住了。我害怕,害怕向那个无畏的自己低头,更害怕回到教室时其他人那异样的眼光。

我一次又一次地抬起手,但每次都快接近门板时,还是不自觉地放了下来。来来回回在不多的台阶,足足走了数十趟。可最终我还是被自己的“骄傲”所打败。

当我正准备起身回去时,眼前的那一片栀子花海惊着了我,之前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如此绚丽的栀子花海。这一片在校园一角默默无闻开放着的栀子花海从未引起过我们的注意。直到此刻,我来到这个台阶上,才后知后觉地发现了那片花海。

我着迷于那片花海,一度放学后天天爬到那个台阶上去欣赏美景,好似在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不存在了一样。而这绝佳的地理位置我也一直埋在心底,不舍告诉他。每当苦恼时,我便会到那个台阶上,面朝花海,给自己放松的机会。久而久之,那台阶也被我改名为了“赏花台”。

可每当夕阳西下,纯白的栀子花被落日烧得通红时,我心中那片刻的美好再一次被打破了,此刻的我,又是多么想见到门后那片别样的“花海”,清洗心中的伤疤。

花香尚在,可眼前的这片栀子花已不是高中时那片花海了。

回想高中时代,每个人都经历过大大小小的考试,被取得的优异成绩所鼓舞过,也被令人尴尬的分数伤害过。不管我们面对多少困难与磨难,我们尽可能把所有事都咽下去,让自己慢慢消化。那时,有多少人能想起楼顶上还有那间温暖的小屋能给你力量?

的确,那间可能早已被我们遗忘的小屋,只有在我们绝望时才能看见透出星光亮。当我们被黑暗困住,匆匆地被光线牵引到那最后一级台阶上时,“赏花台”已经替代了原来的名字。

是的,我们为那些放弃自己生命的同学感到惋惜,而此时我们能否放下那一份悲痛,别把那最后一级台阶变成永远的赏花台,它通向的是一间可以给你健康的心理咨询室。

思绪点滴

K线与太极

○石曦

小区附近的江堤被改造成沿江公园后,来此锻炼的人越来越多。去年初夏,几个大姐约好每天晚上来江边打太极拳,后来老张散步经过此地,发现她们需要教练指导,打太极拳多年的他主动提出做教练。第二天傍晚,大家准时到场,当音乐舒缓地响起,老张并没有急着讲解,而是让她们先双目半闭,两手自然下垂,凝神静气地听一遍整首伴奏乐曲。听罢音乐,老张说道,练太极贵在心静,这音乐就像梵音,让大家神舒体静。古云:仁者无欲,故静。练太极时,需要排除杂念,做到心无旁骛,追求气沉丹田,意动势随。要不然,会出手无定向,虚实不分,起落开合忘要领,这就练不好太极拳。接下来,大家一边练习一边领悟。

一段时间之后,大姐们的太极拳打得有模有样。从预备式开始,她们的动作是那么从容轻灵,自然舒适。一个个含胸塌腰,动作连绵,缓急得当,虚实分明,进退旋转很轻灵圆活,似行云流水,如春风杨柳。大家很是得意,热情更加高涨。

涨,技法日趋娴熟,先前在围观的人也加入其中,人越来越多了。身着统一服装的太极拳队伍,气势不凡,在晚上的江边公园成了一道风景。

白天火热难耐,夏天的江边却凉风习习,空气清新,让人惬意。不知不觉,到了股市的热度也像这夏天的温度节节攀升,日K线显示到了加速上行的趋势。大姐们更热衷到江边相聚,来的时间也提前了,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老张依旧不紧不慢地放着乐曲,自己闭目先行。可身后的学员们的神情有了变化,虽然招式还是依着程式在动,但两眼时睁时闭,显得心不在焉,目光游离地你看我,我看你,欲言又止。老张装着没看见,这样有人就没了顾忌,开始和边上的人窃窃私语起来。

股市依然在涨,大姐们依然貌合神离地练习着太极拳。终于有一天,老张突然按停了音乐,大家吃了一惊,队伍顿时安定下来。大家听见老张说,大家看看自己的手势与步伐吧,太极的精神讲究阴阳和谐,阳极而阴,阴

极必阳,意念不在了,动作就变形了,这哪里是在练太极拳呢?整个就像在画K线图嘛。最后,老张告诉大家,今天是他最后一次带大家练太极拳,明天他就不再在这个城市生活了。

大家都感到惋惜。有人说教练是生气了,有人说教练炒股,反感大家谈股票。

江南终于迎来了梅雨季节,练太极拳的大姐们相约梅雨过后再继续。当她们再次相聚一起的时候,梅雨季节刚过,股市也开始连绵阴跌,大姐们都怀念起老张了。

有一天,一个中年大姐加入进来,她是老张的邻居,大家向她打听老张的事情。原来老张是个资深股民,前段时间把股票清仓了,落袋为安之后给大家教太极拳的。

难道老张先知先觉,知道股市要大跌?大姐们纳闷。从他的邻居那里终于知道,原来老张把太极的理论与股市的K线图融合,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太极K线系统。大姐们感慨太极是如此博大精深。



发现西湖 风·荷

赵华佳 摄

书人茶话

蛤蟆

○姚崎峰

一日清早,在院子见到一只蛤蟆,它鼓着大眼珠,蹲坐在那里,时刻准备着一跃而起。我用一根枝条去拨弄它,只见它粗糙的皮肤瞬间变得鼓鼓的,喉部发出呼呼的声响,好像一匹老马发出的警告。

想起来了,这只蛤蟆还是我放养的。记得前几月,小蝌蚪旺盛,我与儿子从泥沟里抓了几只养在大水缸里,观察它们的生长过程。没多久,它们长出了四条小腿,开始在大水缸里的水草间跳来跳去。但毕竟水缸里吃食不多,我怕它们长不大,便捞出来养在边上的花坛里,这里有很多花草小虫。过后也便忘记了此事,想不到它们竟然长成这么大了。好吧,我权且把蛤蟆当宠物继续养着吧。

之后见面的次数多了,好像蛤蟆的目光里多了些许温情。都

说是癞蛤蟆难看,我倒也不觉得。那句流传下来的歇后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试问,如果蛤蟆是痴心妄想,那谁更合适吃到天上飞的天鹅肉呢?想想有什么不对呢,谁都可以想,为什么蛤蟆就不能想呢?当然,凡事都有例外,比如当天鹅死在水塘里时。

我所在QQ群里多“图片控”,其中一位朋友在阳台上种花养鱼培育葫芦大西瓜,不时炫耀一下,自然博得众群友的称道。我也就发了这只癞蛤蟆照上去,开玩笑说这是我养的宠物,引发一阵议论。其实,在夏天农村的院子里养几只这样心灵美的丑八怪,还是挺好的,能吃虫啊。

想起一个“按图索骥”的成语来。相传春秋时期有一个叫孙阳的相马专家,人称伯乐,他根据自己的相马经验写了《相马经》,他的傻儿子很想把其父相马的绝技

学到手,熟读《相马经》后,根据书上的标准找到了“千里马”——一只癞蛤蟆,并向其父报喜,孙阳看后哭笑不得。此事让后人多有耻笑,我倒认为这个儿子挺有想法,蛤蟆确有几分老骥伏枥、成竹在胸的架势。

我家蛤蟆虽然也不是千里马,但我们彼此相伴,让它做个中军师或心灵导师也是不错的。

对我家蛤蟆,我想说,人不能仅凭表象就对事物作出评判,其实学蛤蟆也不错,慢、静、低调、真诚,不忘初心。它不像青蛙那样上蹿下跳,也不会一到晚上就叽里呱啦,整夜不休。它自知丑陋,不能引起别人的关注,但自知之明安静地走自己的路。它不欺负人,当然老实人也有脾气,一发怒,鼓作一团,仗着皮肤里的毒液,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我谓之凛然正气,这点最难得。

父亲订亲后第三年,就当志愿军去抗美援朝了,母亲依旧在家务农。战争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在大城市里,刚安顿好就回老家提亲,舅舅对父亲这一举动很是欣慰,问他立功受奖了,为啥不在城里头找一个?父亲说他在战场上,最想念的就是母亲做的面条。舅舅高兴得流着泪说:“你没忘本就好……”这些尘封的故事,都是在舅舅去世多年后,母亲才点点滴滴告诉我们的。

姐姐和父亲同一个属相,姐姐又大我一轮,所以我们家每次开饭,才有了喂猪的叫法,不经意间,这句话成了母亲的口头禅。

母亲和父亲团聚后,因为父亲在城里工作,依旧聚少离多。孩子多了,吃饭是个大问题。母亲毅然回到老家,随生产队下地干农活儿,挣工分拉扯我们姐弟。二月里,青菜还没有长出来,苜蓿却已经发了芽,母亲就掐些嫩芽回来,将白白的面团擀成薄饼样,切成二指宽的长条。先把苜蓿下在滚水里,煮上一阵,再捞出来抄一下,然后在大锅里下面条。等面条漂浮在锅面上,就是熟了。母亲用一把毛刷,蘸上一点油,在紧挨大锅的小锅里面刷一圈儿,把炒好的苜蓿再炒一下,伴上红红的辣椒面,然后浇上酸汤和葱花,一锅馋人的酸辣苜蓿面就出锅了。每当父亲休假回来,母亲还会在苜蓿菜下藏两个荷包蛋,那碗面是专门给父亲做的。一旦目标暴露后,偏心的母亲才会无奈地分给我和姐姐每人一个鸡蛋吃。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母亲做的苜蓿面是最好吃的美食。

父亲病重的时候,说他想吃碗母亲做的苜蓿面,母亲笑着说:“还当你是头猪啊,现在哪儿还有苜蓿。”母亲去菜市场转了一圈儿,居然在一个卖野菜的摊儿上,搜罗到一点,就去厨房给父亲做苜蓿面。面刚出锅,父亲就走了。我对母亲说:“妈妈,不用喊了,我们家的猪就剩我和我姐了……”

笔随心动

说“腻”

○王永清

《浮生六记》里的芸娘是个可爱的女人,清贫的日子在她的灵巧心思下过得有滋有味。有一段文字,可见其雅致的生活态度:“夏月荷花初开时,晚含而晓放。芸用小纱囊撮茶叶少许,置花心。明早取出,烹天泉水泡之,香韵尤绝。”在庸常生活里带一点格调与品位做事,生活自然不腻。

无意中读到金庸先生的访谈录,看到“情深不寿,强极则辱,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几句,感慨良久。饮料喝多了会腻,但喝水不会。古人说:“大味必淡。”不论什么佳肴美味,连续吃就会腻,如果吃得过分,则会成“腐肠之药”。其实赏识教育,也不能走极端,太甜的教育照样会害人。

又如,一段感情,太腻了一般难长久,大悲和大喜都伤人。南宋诗人陆游和唐婉夫妻二人每天吟诗做画快乐似神仙。可是婆娑觉得长此以往,儿子必然没有大出

诗言情志

这里,洒满明媚阳光

○援建干部 杨宝明

入春的南疆大地
迎来了最明媚的阳光
在沙井子垦区
一个新颖挺拔的
钱江湖屋顶造型
在春阳里熠熠生辉

这座耸立在
维吾尔族群众家门口的
职工文化活动中心
从这个春天开始
为九千名维吾尔族兄弟姐妹
营造起一个快乐的“家”

这个家
流淌着现代文化
增强着民族感情
凝聚起团结的力量

这个家
浙江工会友情援助
市镇两级共同举托
打造为一师样板
建设成兵团示范
要让它
辐射出民族和谐的强束光

在这个家里
牙生·托乎提老汉第一次
在家门口观看了节目
阿米娜大姐高兴啊
姐妹们露出漂亮脸蛋秀起时装
座无虚席的会场中
维吾尔族职工正认真听着农业科技讲座

哦,这个家刚刚启用
它期待养分的源源补充
它需要更多的手拉着手
把春跳成圆舞曲吧
在欢快的乐曲中
融入民族特色
展现兵团风格
洋溢浙江元素
衬托出国旗迎风飘扬
更鲜红

(由浙江省总工会出资400万元援建的兵团一师一团金银川镇少数民族职工文化活动中心自今年春节期间投入试运营,至今已举办了10余场大型文体、科技活动,参加活动的民族职工已逾1万人次,为一团和周边职工群众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活动平台。一团的民族职工动情地说:感恩浙江省总工会的大力援建!)

一个人的故事

母亲的口头禅

○赵利辉

母亲做好饭,对我说:“快喊你爸,喂猪了……”父亲每次听见我的喊叫,便停下手中的工作,笑眯眯地问:“饲养员又做啥好吃的了?”我回说:“老一套,苜蓿面。”

长大后,我才知道,母亲口里说的这群猪,除了父亲,还包括我和姐姐这两头小猪。

父亲属猪,比母亲大四岁。听大伯讲,他们俩订的是娃娃亲。爷爷和奶奶去世得早,大伯长兄为父,便替父亲早早地订了亲。那时,大伯怀里揣了一个银元和媒人舅舅家提亲,舅舅让母亲去厨房给客人做饭,母亲做了三碗苜蓿面,用盘子端了上来。父亲大概饿急了,端起碗就吸溜吸溜吃了起来。母亲说:“你也不让让人,跟头猪一样。”父亲好奇地问:“你咋知道我属猪呢?”大人们都被逗笑了。媒人说:“一个猪,一个兔儿,不在槽里抢食,八字合着呢。”这门亲事就算是定下来了。那年,父亲14岁,母亲10岁,全国还没有解放。

父亲订亲后第三年,就当志愿军去抗美援朝了,母亲依旧在家务农。战争结束后,父亲被分配在大城市里,刚安顿好就回老家提亲,舅舅对父亲这一举动很是欣慰,问他立功受奖了,为啥不在城里头找一个?父亲说他在战场上,最想念的就是母亲做的面条。舅舅高兴得流着泪说:“你没忘本就好……”这些尘封的故事,都是在舅舅去世多年后,母亲才点点滴滴告诉我们的。

姐姐和父亲同一个属相,姐姐又大我一轮,所以我们家每次开饭,才有了喂猪的叫法,不经意间,这句话成了母亲的口头禅。

母亲和父亲团聚后,因为父亲在城里工作,依旧聚少离多。孩子多了,吃饭是个大问题。母亲毅然回到老家,随生产队下地干农活儿,挣工分拉扯我们姐弟。二月里,青菜还没有长出来,苜蓿却已经发了芽,母亲就掐些嫩芽回来,将白白的面团擀成薄饼样,切成二指宽的长条。先把苜蓿下在滚水里,煮上一阵,再捞出来抄一下,然后在大锅里下面条。等面条漂浮在锅面上,就是熟了。母亲用一把毛刷,蘸上一点油,在紧挨大锅的小锅里面刷一圈儿,把炒好的苜蓿再炒一下,伴上红红的辣椒面,然后浇上酸汤和葱花,一锅馋人的酸辣苜蓿面就出锅了。每当父亲休假回来,母亲还会在苜蓿菜下藏两个荷包蛋,那碗面是专门给父亲做的。一旦目标暴露后,偏心的母亲才会无奈地分给我和姐姐每人一个鸡蛋吃。小时候我一直认为,母亲做的苜蓿面是最好吃的美食。

父亲病重的时候,说他想吃碗母亲做的苜蓿面,母亲笑着说:“还当你是头猪啊,现在哪儿还有苜蓿。”母亲去菜市场转了一圈儿,居然在一个卖野菜的摊儿